給“討論區”網友的公開信：

各網友好！我用 30 年時間，寫成《中國思維下的西方思想破綻》以及新近詩歌十八篇，這是一本徹底顛覆人類現代知識和文化觀念的書，能推動也必將推動世界發生巨變。在人類面臨嚴重的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下，人類需要這場巨變，西方正以“民粹主義”的興起在等待東方思想的到來，世界也正以“宿命論”形式抵達人類巨變的時間節點，東西方都有預言，沒有人能夠阻擋，我將在討論區陸續發表我的十八首詩。希望見此信的網友協助傳播，不為別的，就為世界不再有擾民政治而民事民辦、就為生態實現好轉、就為推翻人剝削人、就為子孫後代幸福、就為人人平等、就為生命尊嚴、就為在我們這代實現人與自然和人與人和諧的大同世界。

由於政治原因，書無法在大陸出版，我面臨兩大難題：1、身在大陸，沒有出書管道和交流管道；2、書中內容作為對當代知識和文化的顛覆而非讚頌，無論在大陸或香港，都遭到也必然遭到知識界的軟抵制，這種抵制比來自政治的抵制更大和更兇險，讓普通大眾分不清是非，我的處境和哥白尼當初以《天體運行論》面世的境遇完全相同，他面臨的是教會組織和傳統思維，我面臨的是知識團體和政治風險，不要認為我是以此抬高自己，僅書中《存在之辯及其存在著的存在》一文的重要性，就遠比《天體運行論》重要。另書中寫有佛學知識和道學知識，佛學以《心經》注解為主，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下載看看。下載地址是我的郵箱：bmzy2010@yahoo.com 密碼：zmg001563 希望大家不要變更密碼，這是我方便香港網友下載的唯一方法，其它方法太麻煩。如遇該郵箱在今後無法下載，請已下載的網友將文件上傳到香港公共平臺供大家下載，致謝！非歌，2017 年 11 月 13 日於四川。

非歌

2017/11/13

一：《匱乏》

匱乏

真理
那照亮一切的陽光
什麼時候
才能照進人類心靈？
陰暗
那滋生腐壞的角落
什麼時候
才有春風和煦透進？
法國作家狄更斯在《雙城記》中這樣寫到：
這是最好的時代
這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時代
這是愚蠢的時代
這是信仰的時期
這是懷疑的時期
這是光明的季節
這是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之春
這是失望之冬
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
人們面前一無所有
人們正在直登天堂
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我於這裡補充：
這是思想豐富的年月
這是思想匱乏的時代
思想豐富於豐富
匱乏於同質
像夜晚天空開滿的各式禮花彈
雖豐富
絢爛
壯美
但同質
同向
同聲
僅形式不同
如同範式相同的科學走不出範式共同的科學瓶頸
同質化思想不利人類走出同質化行為掉入的困境
只會在困境中越陷越深
直至毀滅
在人類早已陷入同質化思維即文化定勢定向的今天
以同質化行為掉入的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為陷阱
無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
都需要一種全面背離主流思想的聲音
需要那冰與火的不同
來作為人類當代行為的判讀和顯影
如同用黑夜顯影星辰
用寂靜顯影聲音
用古代判讀當代
用東方判讀西方
異常需要！
迫切需要！
緊急需要！
莎士比亞說：
生存還是毀滅

這是個問題
於此問題
我的十八首詩
十八勇士
為問題而來
我不是人類文化與文明的謳歌者
我是“非歌”
不為歌頌而來
為破壞而來
因為權力社會無文明
精英社會無良知
以邊緣化大眾的社會文化方式無限度擠壓大眾生存空間
開採大眾
形成自我中心主義
並在這一文化怪胎出的人類中心主義中無限度破壞自然
開採自然
以邊緣化萬物的方式毀滅自然和自然界生靈
達到開採自然
毀滅自然
開採大眾
毀滅大眾
只留下精英自己
最終精英消滅精英
無道德製造生態危機
無節操製造生存恐懼
無良知製造社會混亂
無底線製造人類對立
無節制製造人貧人富
形成壓迫
剝削
反抗
社會崩潰
生態毀滅
十八首詩
是十八勇士
目的：
平等
自由
和平
世界安寧
萬物和諧

非歌

2017/11/13

二：《頑劣》

頑劣

世上
有一類人
品性頑劣
行為異端
無論受於任何勸教
都無從改善
粗俗笨拙
仿佛與尊貴無緣
事實上
人的一切是生存環境造就
環境造就人的思想
思維方式
思維內容
形式等級
以此造就人的生命特點
環境好
則人好
環境壞
則人壞
如泥鰍生活在淤泥
人的粗俗
不過是人身上的粘液
潤滑人與所在環境的關係
去除粗俗
人則不能自由出入污濁環境
顯得乾澀
故泥鰍分泌粘液
人分泌惡俗
仿佛無法教養
以此
我們看到環境對人的意義和重要

環境造就人的一切
造就人的思想

意識
知識
品行
狀態
以此作為人對環境的回應
人一旦陷入環境
人的思想
意識
品行
知識
包括最終命運
都被環境鎖定
行為是環境的回應
意識是環境的反應
認識是環境的總結
命運是環境的結果
環境下的人
不能對自己發端於所在環境的思想、行為、知識和文化做出自省
不會思考自己的生存環境是否誤導和扭曲了自己的認知
並由此不能判斷自我
認識自我
只會視自己的行為和思想為正確
為此
無論個人
社會
甚至人類
我們從人是文化環境下的人並以環境方法透視人類來說
我們看到人類也如同個人一樣是文化環境的穴居者
是環境者
就被環境困
形成有什麼樣的文化環境
就有什麼樣的思想
並相應有什麼樣的行為
沒有提升自我和淨化自我的能力
只有適應社會文化狀態的動機
不能認識錯誤
認識好壞
終身被環境囚禁
亦如柏拉圖《理想國》的“洞中人”

知識
是環境知識
行為
是環境行為

故而人類的所有知識都是環境知識
另所有行為都是環境行為
環境行為是對生存環境的回應
環境知識是對生存環境的認識
故知識不能超越環境
超越文化
行為不能超越知識
超越認識
形成柏拉圖之“洞”
在洞中認識
在洞中發展
人們不要一聽見發展二字就認為是好事
因為癌細胞的發展也是發展
人類的當代就正是癌症發展
正走向破壞
不辨對錯與好壞
只辨利益
屬洞中知識
洞中智慧
故人類的當代知識對人類逃離當代危機沒有幫助作用
只有加速作用
是越壞的生存環境產生越壞的生存知識
越壞的生存知識加劇越壞的生存環境
惡性循環
直至毀滅

人
不是完全沒有對錯與好壞之分
也有對錯和好壞觀念
但人的對錯與好壞
僅針對環境
不針對環境外
性質是洞中人僅針對洞
於此
人的對錯與好壞包括知識
並無真知價值
僅有環境價值
是一種環境一種好壞
一種好壞一種價值
故人在生存環境與生存環境不同下
人總是怒懟
民總是互批
國總是互敵
各認為自己正確

的確
都是正確
因為都針對的是各自環境
於此
誰能說朝鮮民眾愚昧？
政治條件下的社會環境而已
誰能說人類因生態毀滅的人類毀滅而愚昧
文化環境下的文化方向而已
1、環境圍困下
任何拙劣的騙術都能成功
只需“設局”即可
唯不在局中的人方能認識
如龐氏騙局
電信咋騙
2、環境圍困下
任何拙劣的政治都會成功
如當今朝鮮
仿佛全民腦量不足
3、環境圍困下
任何拙劣的知識都是真知
從知識受限於環境來說
哪一個學者會承認自己的知識因有限性而具有錯誤性？
會都不承認錯誤
即任何知識都是正確
不僅不是錯誤
且全部正確
應當嘉獎

知識
是環境知識
人有什麼樣的環境
就產生什麼樣的認識
大環境產生大認識
小環境產生小認識
因此生命的關鍵是“格局”
最大的格局是投身自然
萬物平等
視線在人類之外
其次是著眼人類
再其次著眼民族
再其次著眼國家
再其次著眼名望
再其次著眼權力
再其次著眼金錢

再其次著眼生存
因此
人不能因自己擁有知識而欣慰
關鍵是什麼格局下的知識？
是什麼格局下的學者？
區別是：
小格局求知
大格局求真
最小格局求存

環境造就人的一切
造就人的思想
造就人的意識
造就人的行為
造就人的品行
人一旦陷入特定環境
就陷入特定人群
特定人群有特定人群的行為標準包括語言句式
不能溢出人群之外
譬如在一般社會大眾那裡
不能表現思想
只能表現同俗
一旦表現思想
則被視為另類
引人譏笑
人以類聚
物以群分

即便在同一的社會環境中
人的環境
也各不相同
幼兒的環境是家庭
成人的環境是社會
家庭與家庭不同
孩子與孩子各異
總體而言
人有什麼樣的父母
就有什麼樣的孩子
反之
有什麼樣的孩子
就有什麼樣的父母
關係是
是一種環境一種意識
一種意識一種行為

一種行為一種命運
社會環境中
成人的環境是政治
經濟
科學
文化
農村
城市
各局限于自己的生存環境
從自然環境上講
有山區環境
平原環境
高原環境
草原環境
不同的自然環境產生不同的地方文化和生活方式
從謀生手段來說
有從業於農業
牧業
漁業
工業
服務業
政府之分
從社會關係劃分
有管理
被管理
剝削
被剝削
統治
被統治
壓迫
被壓迫之別
形式多樣
各門各類
相互搭配
組成形式各異並大大小小的“井”
人各自在自己的井內知識
在井內文化
在井內習慣
在井內歡喜
在井內自滿
在井內憧憬
在井內怨憤
在井內折騰
如社會沒有統一信仰

全民一盤散沙
天然斷裂
這就是中國

社會是一片大大小小的水塘
人是池中魚
以群的方式生活在自己環境
政治動物遊在政治環境
經濟動物遊在經濟環境
科學動物遊在實證環境
農民動物游在農村環境
工人動物游在工廠環境
各以自己的環境為真
如同老虎用尿液標注領地
政治動物圈地國家
經濟動物圈地經濟
科學動物圈地科學
文化動物圈地文化
知識動物圈地知識
各守護自己的領地
權力者宣導尊重權力
經濟者宣導尊重經濟
文化者宣導尊重文化
知識者宣導尊重知識
科學者宣導尊重科學
都以此抬高自己
使社會按等級劃分
成為階級
分餐而食
各吃一段
喜樂同桌
相互支持
以民眾為蠶食和愚弄對象
不停宣傳
不停重複
謊言一千遍
就是真理
你不信真理
信什麼?

人總是糊塗的
人因糊塗而弱小
因弱小而需要組織
因組織而有組織壓迫

因壓迫更弱小
使強者越強
弱者越弱
社會由此走向分裂
社會成為是強者的天堂
弱者的地獄
強者歡快
弱者痛苦
無所適從
像人遲疑在路口
只能被陌生人帶路
聽天由命
任人擺佈
形式是越弱小的人
組織依賴性越強
成為群居動物
越弱就越受組織控制
思維越顯笨拙
惡性循環
下降通道
大凡
動物界的群居動物都是弱者
性質是抱團取暖
所以“群居”
強者
從來獨處
如老虎
獅子
雄鷹
弱者
從來群居
如牛羊
老鼠
螞蟻
不要以自己的集體意識為光榮
它不能證明什麼
只證明擁有集體意識的集體人是弱者
並集體意識越強
個人能力越弱
並弱者而弱智
要羞於集體意識
國家意識
因強者從來不集體
愛獨處

所以不國
我常譏笑一些中國人要到了西方後才能發現自己很愛國
原因是突然感到自己變小了
人因弱小而突然意識到集體重要和文化認同重要
所以突然愛國
這不能不說是動物界的佳話和趣事

大凡
雨中的路人
總尋找避雨環境
越弱小的人
越投身組織
組織如巨石
巨石越大
避雨效果越好
但另一個問題是
巨石越大
生命越危
我站在雨中向巨石下的人喊話“危險”
但巨石下人向我喊話國家重要和集體重要
視雨中為傻子
是反社會人格
落湯雞
狼狽不堪
不可救藥
人一旦陷入集體環境和國家環境
就只能是集體意識和國家意識
思維是集體思維
文化是國家文化
仿佛是自然而然
本該如此
卻不知這是人造環境
被騙入局
這就是人類當代

集體
或集體意識
是人的生存需求
來自人的弱小
生存環境越惡劣
人的弱小感就越強烈
相應的集體意識就越強
如同膽小者在夜晚穿越墳場
需結伴而行

並因膽怯而思維能力大大降低
像寒風中的人
團縮身體
人團縮自己的正常智力和健康思想
不能發展
只能下降
因此越是集體意識越強的個人、群體、國家和時代
個人智力、民族智力和人類智力越差
越容易被政治和文化操控
形成弱智弱民的格局
在下行通道中惡性循環
現代人的整體智力
是下降通道
遠不如古希臘時期
無論東方西方
思想方面
那是一個群星薈萃的時代
東方有老子
釋迦摩尼等
西方有蘇格拉底
亞里斯多德等
並越向後智力越低
只留下時刻警惕危機的機警
反之
如果個人強大
則無需結伴
如果沒有危險
則無需結伴
如果沒有迫害
則無需結伴
集體意識基於弱小
弱小基於危險
如同樓房的基礎材料是磚
社會的基礎材料是人的弱小
樓房的建造之磚來自磚廠
社會的建造之磚來自政治工廠常常惡意大喊“狼來了”
即便沒有危機
也要製造危機
人越是危機
人越是弱小
智力越低
利於誘導
哄騙
利用

綁架
這就是政治
政治
是人類歷史中最邪惡的東西
是腫瘤
是撒旦
如不手術切除
人類定死無疑
這就是“多難興邦”的邏輯
既然多難才能興邦
則政治的唯一才能是製造混亂和製造傷害
不可能為人類製造安全
健康
幸福
文明
理解模型是：
社會如沒有強盜
則社會不需要警署
如社會需要警署
則社會需要強盜
要大興強盜
才能大興警署
故政治的大興
是人類大亂
大壞
方顯政治的重要和威力
凸顯政治的偉大和意義
對此
一幫傻子會問
是先有雞？
還是先有蛋？
他們不會知道
雞即是蛋
蛋即是雞
不過是階段不同
人類的這類偽學問
遍地都是
這是偽學者的樂園
引學生趨之若鶩

組織
分組織和被組織
被組織是體
組織是用

構成體與用關係
使組織
集體
國家
成為利用和被利用關係
利用和被利用關係下
人類的當代
是現代制奴隸社會
國家與國家之間
最佳關係是互不干涉內政
即奴隸主與奴隸主之間
相互默契
互不揭短
維持現狀就好
各訓練自己鷹犬
各魚肉自己奴隸
各政治文化麻醉
各藥效藥力範圍
出門有馬騎
回家有奴隸
人類道德
世界華章
一派春和景明之像
其樂融融
不容冒犯
不容懷疑

世界
是實實在在的
沒有國家
所謂國家和集體
不過是人的堆積
由人組成
是人就分為國家和被國家
集體和被集體
大凡國家和集體
都宣導奉獻
所以奉獻也分奉獻者和接受奉獻者
並無所謂的奉獻國家和奉獻集體一說
都奉獻給了具體的個人
奉獻者是戰場奉獻生命
經濟奉獻利益
生命奉獻尊嚴
人格奉獻平等

學者
少參與政治忽悠
你們這是助紂為虐
世界並沒有國家和集體
如袁世凱說
我從來不見人民
只見實實在在的人
推而廣之
沒有人民政府
只有政權
本質上
國家是權力者的權力範圍
和非權力者無關
如同老虎的領地是老虎的
和牛羊無關
牛羊是老虎的產權
對老虎的領地
牛羊操什麼心？
著什麼急？
你喂誰不是一樣？

人的愛國
並不是愛國
本質是愛自己
緣由是弱者愛集體
所以愛國
但這種愛是錯愛
屬方向錯誤
致天下大亂
真正的熱愛自己是尊重自己
平等對待自己
當我們要求社會應平等對待我們時
我們應首先做到平等對待自己
當我們不能做到平等對待自己時
社會不能平等對待我們
因為認識有分別
行為有差異
致天下大亂
電視上
我曾見一名央視主持人為表現知識尊重而跪訪一位元知識老者的畫面
謙虛
謙卑
得全國人民一片贊許
這是民眾的糊塗

首先
這是不尊重自己
不平等對待自己
卑賤自己
社會結局是一個跪拜知識的人
必輕蔑踐踏一切非知識的群體
同理
一個跪拜權力的人
必輕蔑踐踏一切非權力的人群
如此等等
引人相輕
引人表演
引人虛偽
社會陷入虛假動盪
因此
社會的基礎是人人自重
不是人人互愛
自己是自己的國王
小國寡民
當我們看國王的眼神和看自我相等時
則人們看乞丐的眼神和看自我相等
當國王和乞丐被視為同等
社會平等
當人人平等後
人則不會追隨他人
追隨權力
追隨名譽
追隨地位
追隨戰爭
隨即權力消失
名譽消失
地位消失
戰爭消失
政治消失
紛爭消失
社會實現平靜
人類實現和諧
因此
人的自重是關鍵
不卑微
不低賤
不攀附
不依賴
不組織

自己強大自己
如果問什麼是真正的高雅
做最愜意的自己
非錦衣華車
出入豪庭
人受罪于自然
死也高貴
人受罪於人
生也卑微
人控人下
少談什麼榮華富貴
根本無這份殊榮
都認識錯誤
認識錯誤的原因是文化方向錯誤
使天下大亂

環境是一座隔絕了外在的穹頂之幕
人是穹頂下的人
分處在不同的穹頂之中
政治穹頂
文化穹頂
經濟穹頂
知識穹頂
生存穹頂
像調色板
拼裝搭配
形式多樣
更全部的人類統一在整體的人類文化動向之中
處同一幕穹頂
即人類文化穹頂
如人類文化方向錯誤
則人類發生于文化方向下所有知識必然錯誤
社會科學錯誤
自然科學錯誤
今天看來
人類的錯誤根源
是文化劣根造成
人類正因為劣根
所以錯誤
所以毀滅
一個正走向毀滅的人類
不可能是文明
不可能是正確
不可能是智慧

一個人的頑劣
是個人品質敗壞
對自己和公共無建設性
只破壞性
教養不足
知不從真
行不從善
道不從正
事事向惡
劣跡斑斑
武力
暴力
偷盜
搶劫
殺人
生活腐爛
使家庭
鄰居
社會
不得安寧

一個社會或一個人類時代的頑劣
是人類整體敗壞
無惡不作
戰爭
饑荒
暴力
貧困
富裕
壓迫
剝削
欺騙
制毒
販毒
吸毒
惡政
所有動物都遭到人類趕殺
所以環境都遭到人類破壞
生命家園已破敗不堪
一個好端端的世界
僅百年時間就幾近癱瘓
一個壞孩子身上才有的品行
人類現代全有

痞性十足
流裡流氣
缺乏教養
是什麼造成
是文化方向下的文化環境造成
劣跡斑斑
人類已到了必須全面正視自己和改變自己的時候
否則不足以改變人類命運
上帝名義下
人類的大罪
必須大悔
大改
才能大赦

非歌

2017/9/5

三：《仇富》

仇富

在社會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
仇富
漸成為中國問題
常被富人提到
更有頂級富商借媒體指出
指大眾仇視其財富生活
是仇富
如同一個被父母嬌慣的小孩會性情乖戾
頑劣不化
自我中心
揮霍家庭
一個被社會嬌慣的成人亦同樣如此
言行驕狂
行為不檢
自我中心
揮霍社會

以為是社會寵兒
寵兒寵性
沒有正常人的思智和行為自控
唯有自我膨脹
拒絕批評
拒絕自省
拒絕懷疑
活在自我意境
大眾也唯唯諾諾
不知所措
仿佛“仇富”是糞
誰接誰臭
既然都怕
我接

在中國
在絕大多數人那裡
“仇富”
的確如糞
處富裕對端
代表生活貧困或窘迫
是生存技能低下
常與能力欠佳掛鉤
非積極生命態度所致
是因羨富而妒富
繼而仇富
所以如糞
為臭
國人極好“面子”
因怕被視為生活窘迫和能力低下的心起嫉妒
固忌諱被指仇富
富人因此有了心理和道德優勢
是勤勞代表
而貧窮是懶惰代表
不積極對面人生
改變人生
故無權指責富貴
指責奢侈
大眾的這點思智
實不敢恭維
不能思考富裕問題和貧窮根源
見慣不驚
見錯為常
以常為對

對錯不分
生於現象
迷於現象
不能在現象之後看現象
如同不能在魔術之後看魔術

貧窮
是物件性話題
對應于富裕
無貧
則無富
無富
則無貧
處社會兩極
代表社會財富流向一端
在中國
乃至全球
當代
人的富裕
似乎總與勤勞和勤奮聯繫
非勤不富
這是一個錯覺
勤勞並不能致富
是技巧致富
當勤勞不能致富而技巧致富
則政治技巧
經濟技巧
科技技巧
語言技巧
權力技巧
包括容貌技巧和靠山技巧等等
就大放異彩了
社會建立在“巧”上
都巧妙構建
巧取豪奪
巧築人生
學者也巧思巧行
以“巧”立學
以“巧”立名
以“巧”獲利
社會成為是巧取和販賣巧取技能的交易場所
嚴重脫離人類生活本質
是零和博弈
社會自上而下

層層以低於自己巧取技能的人為巧取
使非巧的勤勞即真實生活成為下等
使最巧的巧人成為上人更上上人
智慧創造人基於自省的生命圓滿
力量即知識創造人基於競爭的事業完成
成就權力
成就王位
成就威風
知識說
王者榮耀
國富民強
我說
社會是零和
王如榮耀
則民辱
民辱民弱
民弱不強
民弱國弱
弱民弱智
不能區分月亮太陽
王者站在高臺
說
我是太陽
於是大眾跪拜
榮光
我依然兒歌式記憶
東方紅
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勤勞
並不能致富
是技巧致富
蜜蜂的勤勞
是采蜜人造成
給蜜蜂造成巢總是無蜜而無法生活的狀況
所以勤奮
也必須勤奮
被迫勤奮
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
沒有休止

直到生命停止
同理
大眾的勤勞
是巧取人造成
給人造成財富總是不夠生存保障的緊迫感受
所以勤奮
也必須勤奮
被迫勤奮
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
沒有休止
直到生命結束
故中國人民是勤勞人民
但從不見人民富裕
成為蜜蜂人
社會因此鼓勵勤勞
讚美勤勞
如同采蜜人需要培養蜜蜂
社會需要培養蜜蜂人
否則何處采蜜？
富人說
誹謗
你這是褻瀆社會
破壞和諧
我同樣非常勤奮
是的
您非常勤奮
但勤奮剝奪和勤奮勞作是兩回事
道理如同小偷的勤奮再勤奮都不是勤勞
故勤奮和勤勞有別
您不能用勤奮二字瞞天過海
但如果您說您的勤奮是使大眾勤勞
是管理
是學問
是設計
是敦促
是鞭策
那麼
您是采蜜人
當然
您可以說
我同樣為社會做貢獻
是的
您是為社會做貢獻

並且巨大
誰都不能否認
但您未曾想過您貢獻的究竟是什麼？
在社會因貧富分化而日漸走向社會撕裂和加速撕裂的今天
您貢獻的是社會彌合？
還是社會撕裂？
因為貢獻彌合與貢獻撕裂都是貢獻
這要視您佔有的社會財富是不是在越來越多而定
如多
則你的貢獻就是貢獻的社會撕裂即分裂
是在零和遊戲中撕裂社會
因為社會是物理整體
如同大廈
是系統
以平衡為基
不能破壞平衡
您不能用貢獻二字瞞天過海
此外
您不能說您的貢獻促進了社會發展
因為癌細胞的發展也是發展
你必須證明社會的發展方向不是社會撕裂的癌變方向
否則您的促進社會發展就是促進社會變壞
是撕裂
是破壞
是毀滅
是犯罪
您不能用發展二字瞞天過海
您不能批判我是“負能量”
汽車失控奔向人群是靠正能量推動還是負能量推動？
你必須證明是負能量推動
你的批判才能夠成立
認識差別上
所以正能量未必是對和負能量未必是錯
這要視具體情況而定
對您提到的破壞社會和諧問題
巧取和被巧取的和諧再和諧都是剝削
是基於“洗腦”得到的和諧
必須破壞
我沒有理由維護
當然
您可以說
社會是物競天擇
適者生存
這更是一句不負責任的話

因為社會如果是惡棍當權
則人的適者生存即適應社會就是混跡惡棍
同為惡棍
同為強盜
社會因此會變得越來越壞
人類因此會變得越來越危險和越來越墮落
壞人會越來越多
成為逆淘汰
人類自此跌入深淵
不見陽光
另
您可以說
我非常慈善
這同樣是個問題
因為真正的慈善是不剝奪
而不是剝奪之後再施捨
您不僅是罪人
還裝扮上帝
罪上加罪
重罪
當然
您也可以說您是合法致富
是的
您是合法致富
但如果社會制度的實效結果是使窮人更窮和富人更富
致社會兩極分化
並不可避免
成為剝削
則這樣的法制法律是非法
全部的富人涉嫌違法
屬非法致富
非法佔有
非法所得
非法侵吞
制度設計者涉嫌違法
制度維護者涉嫌違法
制度鼓吹者涉嫌違法
統治階級和各大小利益集團涉嫌違法
違背自然法
違背生命平權平等
另外
您那所謂的社會物質極大豐富更站不住腳
都基於富人巧取窮人
強國巧取弱國

西方巧取東方
金融巧取實業
男人巧取女人
城市巧取農村
企業巧取工人
全體當代人巧取未來人
揮霍未來人的生命保障
不給未來人留生存空間
如果人類還能夠有未來的話
我相信
那些未來人即我們子孫
定不給我們好評
在他們眼中
我們定是自私和道德品質敗壞
不會得到他們的認可
只會得到他們的否定
對人類當今自我標榜的所謂文明社會
這更是黑白顛倒的自娛自樂
是精神病人的囈語
神智不清
智力殘缺
精神障礙
因為社會的真實情況是槍支氾濫
毒品氾濫
戰爭氾濫
權力氾濫
暴力氾濫
貨幣氾濫
欲望氾濫
無度奢侈
無度浪費
毀滅自然
毀滅生態
摧毀道德
摧毀世界
屬扭曲的世界觀、生命觀和價值觀湧動
鼓噪得世界無片刻寧靜
混亂
失序
失美
用什麼證明是文明社會？
難道僅靠謊言和狡辯？
一日
我夢見自己成了強姦犯

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
辯護自己文明
法官問
為何是文明？
我理性並氣壯地說
我是使用安全套的
安全套是科學
是科技
生活技能高於古人
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於古代
所以是文明
法官聞後釋然
當庭釋放
這就是人類關於文明社會的闡釋
只重形式
不看後果
科學在發展
人類在提高
社會在進步

勤勞
並不能致富
是技巧致富
但真正的巧
是大巧若拙和大智若愚
堅守本真
不尚巧
不取巧
似愚
非愚
因為那反拙的巧
是技巧
遠離生活
遠離生命
遠離本質
遠離真態
使社會偽善
偽道
偽德
偽建
社會成為是人人從計
計計相對
對對相鋒
政治淪為表演

文化淪為虛偽
經濟淪為剝削
關係淪為對立
社會淪為矛盾
而這一切
都是拜巧所賜
無巧
則人心安定
社會統一
世界安穩
去變數
存定量
社會系統簡潔
理法是技巧越盛
社會系統越繁
變數急增
定量急減
社會以此越失安穩
反之
技巧越低
社會系統越簡
定量增加
變數急減
社會以此獲得安全
這就是大巧若拙的哲學內涵
技巧帶來的不是社會穩定
是反穩定
是系統複雜
貢獻變數
使社會因系統的複雜性變數增加而社會命運必然多舛
任何微小的局部變化都可能導致系統坍塌的社會革命
是蝴蝶效應
社會風險
回顧歷史
單就“仇富”而言
人類的那一次革命不是起于仇富？
本質上
人類的仇富特點並不是仇富
是人類零和博弈下的社會風險
如同樓房在倒塌前會吱嘎作響
仇富之聲是社會大廈將傾的吱嘎作響
物狀是社會斷裂
倒塌前奏
它不會因你的個人喜好而停止聲響

社會分裂下
變
必將到來
這是物理學必然

非歌

2017.9.21

四：《幻》

幻

幻與惑
是當今人類兩大主題
幻是幻想
幻聽
幻視
惑是迷惑
困惑
誘惑
踩著惑的舞步
踏著幻的節拍
人類從遠古走來
拿著似是而非的指南針
穿著獸皮
打著領帶
熙熙攘攘
東張西望
就這樣一路向北
向北
北是什麼？
聽說是天國
我是路邊孩童
看著蟻行和蟻般相隨不見首尾的不熄人群
我也困惑
沒去過天國
怎麼肯定北就是天國？
如果是地獄怎辦?

我不跟隨
回自己洞穴
突見有人從隊伍中走來要押我同行
受驚嚇致醒
發現是夢
家人說人怪夢也怪
一次
夢見自己在萬丈懸崖
腳下不是萬丈深淵
是碧波大海
濤聲隆隆
我用手指粗的鋼筋
彎出一隻盆大的鉤
用森林中的古藤結為繩索
將釣投入大海
突然手中一緊
海面升起一個巨大的魚頭
魚對我說
你釣我？
我還在釣你呢！
我已在此等你 5000 千年
然後頭一擺
我就這樣掉下懸崖
落向大海
發現自己原來很渺小
小如魚鉤上的飯粒
我就這樣落著
落著
無邊無際地落著
也是這樣的醒來
也是這樣的秋天

秋天
天已漸涼
又至中秋
窗外總淅淅瀝瀝
我不懂什麼金色秋天
夏天熱烈
春天春滿
冬天潔白
我只知懂生命是年復一年
天複一天
直到生命結束
我懂

每個人都是世界的限時旅遊者
時間到
都必須返回

旅遊
是旅遊者的目的
旅遊者
應有旅遊者的素質和心態
多看
少拿
不破壞
其實
人什麼都拿不走
旅遊的路上
誰見過人是背著家當行走的？
行李越輕越好
越簡越好
越輕
就越方便
越簡
就越自靈
自靈
使生命有靈
可貴
生命因此而有了迷彩
有了變化
活力
張力
有了格局
瀟灑
浪漫
不把自己像驢一樣綁在名望、權力、金錢的磨盤上
終身只為一個目標
一個目的
一個地點
一種進行時
還妄言奮鬥
奮鬥什麼？
人再如何奮鬥
都僅是世界微不足道的塵埃
是過客
將灰飛煙滅
莎士比亞說
“萬事為無忙”

空忙
所以應當放棄追逐
放棄欲望
放棄夢想
把自己格局並浪漫於天地間
成大格局
與天地同構同寬
生活標準是夠用就行
多了無益
累贅
應餘更多時間和更多方便去觀覽世界
痛苦
只是一種感受
是世界給人的待遇
是人用來盛飯的碗
即飯是幸福
碗是痛苦
無碗則無法盛飯
無苦則沒有甜
目的是使人在反差中感受世界
感受自己
反差越大
感受越大
反差越小
感受越小
無反差
則無感受
故人消滅痛苦的後果
是消滅幸福
如同空調的作用是消滅夏天和冬天
當夏天和冬天被消滅
人的春天和秋天
就黯然失色
不得彰顯
使人的四色世界退色為兩色
這不是豐富生命
是矮化生命
但
雖然人的痛苦是這樣重要而不可或缺
但人的痛苦
只能來自于自然
不能來自於他人和社會施加
如果有人施加
即便他是力量強大的黑社會

也把他殲滅
第一次忍讓
第二次寬恕
第三次滅殺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替天行道
道法自然
生命平等
當把惡人從世界中全部清掃乾淨
世界回歸欣榮
人低矮于自然
死也高貴
人低矮於他人
生也卑微
應互不低賤
相互平等
別自鳴得意你的榮華富貴和奢侈
人真正的榮華
是生命芳華
人真正的奢侈
是我行我素
獨自一人
不被外物和一切世俗觀念綁架
觀山
觀水
觀自己生命飛出一個彈道的弧線

人的最大損失
不是喪失權力
榮華
富貴
名望
是喪失對螞蟻的興趣
和蜻蜓喜好
我對我童年興趣的喪失感到悲戚
如何找回？
已無法找回
科學說月亮是一顆死寂的星球
上面沒有嫦娥
我自此喪失對月亮的迷戀
從此寫不出關於月亮的詩句

科學說太陽是一顆巨大而熾熱的天體
上面沒有太陽神
我自此喪失對太陽的迷戀
從此寫不出關於太陽的詩句
科學說人是 DNA
所有生命都是 DNA
僅是排列不同
我自此喪失生命敬畏和自然敬畏
從此寫不出生命讚美和自然讚美
自此轉向攻擊自然
改造自然
科學說
不要相信科學外的所有
我就是太陽
我就是月亮
我就是上帝
原來科學的目標在這裡
我問科學家科學是什麼？
科學家說
科學是科學方法
但科學拿什麼證明科學方法正確？
總不能對自己也實行一套如神話般無需證明而只需信仰的標準？
使科學成為信仰
成為宗教
使人類當代成為科學宗教統治的又一場中世紀？

人的最大損失
不是喪失權力
榮華
富貴
名望
是喪失對螞蟻的興趣
和蜻蜓喜好
人對事物的喪失
不是喪失事物本身
是喪失對事物的興趣
螞蟻和蜻蜓
不過是興趣使然
螞蟻和蜻蜓依然還在
但它們因喪失者的興趣喪失
就已經從喪失者的世界消失
如此等等
當喪失者喪失的興趣越來越多
喪失者的世界就變得越來越小

小的像一隻火柴盒
裝不下自己靈魂
使人感到壓抑
窒息
生命從此沒有了意義
回想童年
那才是人的金色時光
自由
浪漫
遐想
飛翔

童年的世界
不同于成年
成年的世界
差別於童年
世界因人的年齡變化而變化
年齡段不同
世界不同
人與人不同
世界不同
形成人自己觀自己的世界
成世界觀
價值觀
人生觀
差別是
童年的世界很大
內容豐富
成年的世界很小
內容狹窄
只有欲望、性和恐懼
人都一般認為
無論成年和童年
人人面對的世界
是同一個世界
內容相同
形式相同
規模相同
這是個巨大的錯誤
錯誤在於人面對的世界是兩個
它們一個是客觀世界
一個是感知世界
客觀世界是人人內在於其中的共同世界
是客觀

是相同
是人被客觀世界所內在
感知世界是人人互為外在的自主世界
是主觀
是不同
是每個水塘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水中月亮
並月亮與月亮互為外在
前者獨立於人
後者不獨立於人
前者與人無關
後者與人有關
如同水和水中月亮有關
這是感知世界和客觀世界的不同
感知世界是客觀存在的
客觀世界是客觀存在的
但客觀存在≠客觀世界
如魚不等於海
再進一層
海不等於世界
再進一層
感知世界不等於客觀世界
道理如同人在自助餐廳中用餐
人人面對的餐廳
是人人內在於其中的共有餐廳
即共同世界
但人在除了共同餐廳即共同世界之外另各有一個屬於自己的餐盤
人真正面對的食物
不是餐廳食物
是盤中食物
是自有餐盤
即自有世界（感知世界）
盤中食物雖然來自餐廳
但區別於餐廳
雖然是客觀存在
但更是主觀存在
因和食客的食物偏好有關和消化能力有關
放在世界角度是與人的感官有關
是人有什麼的感官
就有什麼樣的感知世界
不能獨立於人
故感知世界不等於客觀世界
如同餐盤不等於餐廳
這個差別導致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不同
唯心主義說

世界因人的存在而存在
不能獨立於人
這指的是感知世界
是人手中的餐盤
與人有關
唯物主義說
世界不因人的存在而存在
是獨立於人
這指的是客觀世界
是餐廳
與人無關
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都不知道在感知世界之外還藏有一個客觀世界
並感知世界是客觀世界的餐盤
故都把餐盤當餐廳
把感知世界當唯一世界
並以此作為爭論的對象
唯心主義指著餐盤即感知世界說
餐盤是主觀存在的
不能獨立於人
它因人的存在而存在
唯物主義指著餐盤即感知世界說
餐盤是客觀存在的
是獨立於人
無論人存在或不存在
餐盤都存在
餐盤是獨立於人的
既然獨立於人
則人的餐盤即感知世界就是客觀世界
借用這個邏輯
螞蟻也可以把蟻穴當成客觀世界
因為蟻穴是獨立於螞蟻的
客觀世界既然是獨立於螞蟻的
則獨立於螞蟻的蟻穴就是客觀世界
研究客觀世界
只需研究蟻穴即可
這顯然是個錯誤
唯心主義隱約感到問題的嚴重性
反復指出人的感知世界是不能獨立於人的
這完全相反唯物主義的觀點
唯物主義嘲笑說
難道物質世界不獨立於你？
唯心主義語塞
找不出破綻
只能任由科學發展

使唯心主義成為看客
哲學從此成為科學的奴婢
為科學服務
為科學喝彩
只實證路徑（餐盤路徑）
邏輯路線
結果
科學終身把餐盤當餐廳
把主觀世界當客觀世界
它怎麼可能得到客觀真理真相即餐廳？
怎麼可能知道盤中食物的來源即物質起源？
它那物質產生於基本粒子的所謂智慧
不過是麵包是由麵包屑組成
毫無智慧可言
它的科學邏輯實證主義
能證出什麼？
只能證出主觀
證出偽知
證出偽智
證出學術霸權
另
餐盤與餐盤也各不相同
興趣大
則餐盤大
興趣小
則餐盤小
都以各自興趣為搭配
童年因興趣廣大和頑皮故無需餐盤
那整個餐廳就是世界
所以童年的世界大
像哲學家
關注生命從哪裡來？
向哪裡去？
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成人因拘于禮節和選擇
所以成人的世界小
關注得失
關注權力
關注體面
並各有差異
政治
經濟
文化
科學

技術
不過是各食客的自己偏好
屬自我搭配
自我構建
但都把自己盤中食物視為食物
把他人盤中食物視為糞土
導致人與人對立
國與國對立
民族與民族對立
這顯然是一場鬧劇
一個笑話

人們
社會
都普遍認為
相比於童年
人的成年才是真正時光
是成熟時節
童年是不成熟的
不值得學習和嚮往
這是十分愚蠢的想法
是跌落入井底的青蛙把井口當天
因為
人的成熟標誌是懂得客觀規律並按客觀規律辦事
而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就是按自然規律辦事
按自然規律辦事就是貼近自然
人的童年因剛來到世界是自然而然貼近自然的
是天然貼近自然和親近自然的人
無須以所謂的知識探索作為支撐
是本身就在自然中
是本真態
無法超越
作為童年來說
每個人的童年
都是人的自我巔峰態
並從此以後走入下降
走向穀底
走向低俗
故道學的目標是“複歸於嬰兒”
是無知無欲
返璞歸真
如果用魔方作比喻
人的童年
是魔方未被打亂

六位全正
未入魔
人脫離童年後的時光是入魔
六方全亂
特點是
著魔的人知識混亂
思維混亂
行為混亂
生命混亂
終身整理不出頭緒
有的人
終其一生
也只能還原魔方的一到兩面
更多的人
六面全錯
東南西北上下
全亂
如果用旅遊作比喻
人的童年
是旅遊者
成年人忘記旅遊
忘記初心
偷盜成性
搶劫成性
破壞成性
腐壞成性
墮落成性
奢侈成性
貪婪成性
以此形成文化
形成競爭
戰爭
成為慣性
自然而然

童年啊童年
我的童年
不能失去啊不能失去啊
已經失去
請拿走我的全部知識和所謂智慧
還我無知的童年
童真
我走出了童年
就再也無法回到童年

我走出了童真
就再也無法回到純真
像離家的孩子
我離開了家
就再也找不到家
從此過上流浪生活
成為浪蕩少年
中年
老年
客死它鄉
並把他鄉當故鄉
曾記得一個故事
說一富人見一流浪漢在海灘曬太陽
富人勸流浪漢應當勤奮
流浪漢問富人為什麼要勤奮？
富人看著遠方的大海智慧而深邃地說
等你有了足夠的錢
你就可以悠閒地曬太陽了
流浪漢說
我現在就在曬太陽
這不是笑談
是現實生活
大多的人就這樣生活
喜歡繞道千里回家
千里的路上
路途險惡
生命艱難
多此一舉
對此
對一切認識
對問題根源
《天道》電視劇有說
命題錯誤
答即有錯
《天道》
是中國唯一一部擁有人類正常智力表現的影片
可以比肩西方所有哲理大片
中國人應當感謝它
否則
中國人的智力表現
就在全國影視片的濫竽充數下全軍覆沒
成為他國笑談
我曾看過一部影片
講一群人被捆綁於餐桌前無法進食

只能口含湯勺相互餵食
以此宣揚人的互愛
仿佛特別智慧
這就是典型的命題錯誤
命題錯誤
答即有錯
不僅有錯
還冒充智慧
即
人為什麼要被捆綁？
誰給的權力？
這種形式是儒家思想的“相濡以沫”
道家思想嘲笑說
與其讓這兩條魚相濡以沫
不如讓它們相忘于大海
以此擴展出的認識是
社會與其讓人們在危機中相互關愛
不如解除危機使人們相互淡忘
小國寡民
雞犬之聲相聞
老死不相往來
一切的一切
都是命題問題
命題錯誤
答則有錯
這才是知識
這才是正解
現如今
人世間
人類的這類命題錯誤遍地都是
使所有回答的所有知識都成錯誤
錯誤多得像戈壁灘上的石頭
這裡
作為對“相對真理”的回應
石頭相對於石頭還是石頭
不可能因相對而變成饅頭
即錯誤相對於錯誤還是錯誤
不可能因相對而變為正確
哪來什麼“相對真理”之說？
純屬癡人說夢

非歌

2017.10.4

五： 《失控》

失控

序
非序
失控
世界依舊混沌
思維依舊迷糊
從始至終
科學並未得出科學目的於的世界真理即真知
凡不真知者
皆假知
屬假性知識
人持假性知識而樂
如同持假幣過市
假幣亂市
假知亂心
亂行
亂世
調低人智
僅餘存危害無窮大的假知
假知的人們同樣圍出篝火
自娛自樂
縱情歡唱
慶祝知識
佯裝出人類已經認識世界
什麼牛頓力學？
量子力學？
宇宙大爆炸？
愛因斯坦物理？
我實在看不出歡樂理由
因為真知的前面全是假
是錯誤知識
世界
科學究竟錯在了哪裡？
給我一次閃電
哪怕只瞬間看一眼您的輪廓

世界
是物質的
物質的世界按物質的組織方式進行組織
有自己的物質組織規律
即物質規律
所以物理學重要
人的身體是物質性的
是物質組織
我們需要以此去理解生命
沒有物理學支撐的醫學
是亂彈琴
經濟
是物質的
是物質組織
按物質規律辦事
我們需要以此去理解經濟
沒有物理學支撐的經濟學
是亂彈琴
文化
是人的生活方式
人的生活是物質生活
沒有物理學支撐的文化
是亂彈琴
社會
是物質社會
以物質結構結構出社會方式
沒有物理學支撐的社會學
是亂彈琴
社會科學亂彈琴
政治哲學亂彈琴
基因
是生物工程
生物工程是物理工程
我們需要以此去理解基因
理解生命
沒有物理學支撐的基因工程
是亂彈琴
不僅僅是破壞倫理
化學
是物質融合
物質融合是創新物質
我們需要以此去評價創新後果
沒有物理學支撐的化學

是亂彈琴
物理學
是一切學科的基礎
在物理學沒有取得真理之前
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是亂彈琴
結論：
人類的當代
是亂彈琴
如同一群莽漢在樓房內隨意改造樓房
世界提供給人類的生命環境被人類隨意改造
破壞
轟隆隆聲中
人類將被生命環境的倒塌徹底埋葬
原因是
不懂物理
不按照客觀規律辦事

西方
有物理學
中國
有道學
道學是中國智力貴族的物理學
講述世界的物質運動規律和生命規律
被形象描述為“道”
是名《道學》
指萬物像運動員
都跑在規定的道上
故為道
道是物質的跑道
是規律
道學是中國智力貴族的物理學
貴族有老子
莊子
魏伯陽
呂洞賓
陳摶
張三豐
張柏端
丘處機以及我的老師朱培真等一批人物
用來指導自己的生命
安放自己的靈魂
外延化發展是《中醫學》
要求人以道的方式尊重客觀
尊重生命

西方稱為遵循客觀規律
中國稱為遵道
面向的是同一要求
表述差別而已
認識差別而已

世界是混沌的
混沌的世界是非線性的
非線性的世界無法以線性思維去把握
去理解
去認識
只能以非線性應對非線性
科學思維是線性思維
線性思維是邏輯思維
以邏輯思維去理解非邏輯的世界
結局只會是尷尬
使西方物理學陷入困境
反此
道學思維是非線性思維
沒有邏輯
不講邏輯
被科學鄙視
被當代中國人自己狠批
批還不夠
還狠狠嘲笑
仿佛自己一笑
就智力分級了
代表優秀
當我研究這些優秀者們都是怎麼看待科學時?
我發現
所有高校以及清華和北大
全部的回答都是科學是科學方法
我樂得哈哈大笑
深感愚蠢
正解是：
科學是科學精神
科學精神是求真精神
目標於求真
既然求真
則求真是目標
方法不是目標
如果以方法為目標
為所謂的“才是正確”
這是抱住魚簍忘了魚

魚簍不是魚
魚才是目標
死抱住方法不放
就是抱住魚簍不放
忘記了魚
死抱科學方法的科學已經不是科學
是以方法為馬首是瞻
忘了科學
忘記了科學使命和科學精神的科學已經不是科學
是偽科學
是表演
是工具
是科學工作者吃飯的飯碗
誰踢這個飯碗
他就跟誰急
別急
別委屈
科學工作者的第一素質是邏輯
是理性
稍安勿躁
我從邏輯上駁你
在我看來
科學者將科學規定為科學方法的行為是錯誤的
因為
當科學是科學方法
從理性要求出發
科學者就必須出具科學方法必然有效的證明
以擔保科學方法能夠實現求真
但擔保科學能夠實現求真的唯一擔保是拿出證據即拿出真知
否則無法擔保
科學工作者拿不出證據
所以不能擔保
因為不能擔保
所以不能保證科學方法有效
因為不能保證科學方法有效
所以科學者將科學限定為科學方法就是錯誤
是沒有根據
沒有邏輯
屬占山為王
不講道理
使科學遠離科學
成為偽科學
道理如同一個沒有去過天國的人
不能保證自己走著的路正是通向天國的道路

誰保證
誰愚蠢
誰堅持
誰愚昧

世界是混沌的
無序是最高的序
人類是螞蟻
按自己的邏輯理性即線性思維築巢
以有序抗拒無序
以明晰抗拒混沌
以大學物理抗拒世界物理
以為為自己建了一個好大的世界
實質是挖了一個好大的坑
用來埋葬人類自己
政治
經濟
科學
文化
技術
飛機
大炮
交相輝映
男人
女人
富人
窮人
老人
小孩
魔鬼
強盜
普天同慶
有瘋子說
我可以創造生命
把鳥和人以基因方式結構在一起而成為鳥人
但當你問他基因是什麼時？
他回答說基因是核糖核酸
當你問他什麼是核糖核酸？
他回答說核糖核酸是基因
我只能不語
我知道
人類不需要真理
人類需要喜劇
把臉鼓起

即可代表肚子已經懷孕
另
更有瘋子湊熱鬧說
我準備向太空移民
他早已忘記人是環境的存在
對此
他可以辯解說
科學可以在太空創造人居環境
但他忘記環境的環境也是環境
反之
無環境的環境不是環境
會環境坍塌
我不好去評價他的人智
全當癡人說夢
小孩發燒
知識發展到這個地步
已和咋騙相差無幾
在以有序對抗非序下
受非序牽引
牽制
人類的蟻巢大廈紛紛脫落
搖搖欲墜
物理學說
這是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熵增原理規定
此時
政治失序
經濟失序
文化失序
社會失序
在自然界的生物鏈大廈即將崩潰下
人類像熱鍋上的螞蟻
惶恐等待著地陷
天塌
魔鬼降臨
世界派來它的物理使者
洪水
颶風
瘟疫
地震
將齊頭並進
來為人類送行
說：
阿門
來於大地

歸於大地
來於混沌
歸於混沌
世界在非邏輯中
演繹著它的超規格邏輯

非歌

2017.9.26

六： 《勢》

勢

哲學
總是追蹤本質的
對一切現象尋根源
科學關心樹上的果
哲學關注果樹的幹
向上
形成擴展
向下
形成統攝
科學分析
哲學歸納
科學是歡慶節日的禮花彈
向上炸開
知識爆炸
絢麗多彩
引人歡呼
仿佛照亮一切
但終究回歸黑暗
哲學是人們陶醉後的清潔工
掃地在深夜
為科學擦屁股
科學驕傲地說
哲學是科學的奴婢
哲學回答說：
歐耶

“勢”
物理現象
在生活中常見
有水勢
病勢
動勢
形勢
局勢
趨勢
優勢
劣勢
權勢
如大樓將傾
螞蟻前行
表示傾向方向
這裡所指的勢
指命運
有個體命運
民族命運
國家命運
企業命運
命運是勢
運勢
運向

總體上
個體命運
民族命運
國家命運
企業命運
是可控的
那影響命運變化的物理因素
不外乎兩件：
變數
定量
這裡的變數指變數集合中的變化因數
不指變數集合中任一因數的變數值
變數集合越大
內含的變化原因越多
命運變得無法揣測和無法控制
變數和定量的關係是
變數越小
定量越多

定量越少
變數越多
匯出的哲學總論是簡單是美
複雜是醜
越簡單
變數越少
越複雜
變數越多
於此
無論國家
民族
企業
個人
凡是生活形式和組織形式複雜者
很難有好結果
不要高興太早
變數在前端靜候著您

生活簡單
行為簡單
思想簡單
大簡
大美
大繁
大醜
東方藝術和西方藝術的差別
是空與有的差別
東方藝術追求空靈
西方藝術追求飽滿
追求空靈的藝術追求簡單
追求飽滿的藝術追求繁華
故西方民族的物質興趣濃厚且意志堅挺
社會系統走向高度複雜
在似乎精巧萬端的同時
也蘊含高度混沌和紊亂
現在已是隨時崩潰變局的時候
因變數太多
當然
現在的東方已不是東方
在向西方學習後
已經是不東不西的怪物
儼然一個蠢貨

最初

引我對命運進行思考的
是德國大眾於 2015 年底被揭的尾氣排放事件
事件有背德國風尚
動搖我對德國民族的認知
文化習性上
德國民族是嚴謹的
嚴謹到近乎刻板
喜定量而非變數
但德國大眾一次早於 2015 年的變數預埋
則為自己的 2015 命運埋下禍端
它引發的不僅是一次局部經濟震盪和罰款
更衝擊太多人對德國民族精神品質的信賴
由此懷疑他們的嚴謹和嚴肅
懷疑他們的尚真
並由懷疑他們到懷疑自己認識世界的能力
我即這樣
於此
我得出
所謂命運
不過是人為自己預不預埋變數的結果
一次謊言和一次謊行是一次變數預埋
萬次謊言和萬次謊行是萬次變數預埋
萬次之後
命運已是變化萬端
不可預測
所以人間正道是滄桑
反觀我們民族
謊言謊行遍地
罪惡罪行滿天
為官權霸一方
為勢惡毒鄉鄰
藥物也能造假
食品也敢帶毒
制假販假盛行
各類咋騙昭彰
防不勝防
社會成為欺騙的海洋
專家利用公信謀私
學者利用權威說謊
官員利用權力設局
文人利用文化投毒
民眾利用電信咋騙
寺院利用信徒騙錢
教師利用補課圖財

好一個亂字
亂糟糟
臭烘烘
人心惶惶
熙熙攘攘
得者歡慶
失者恐慌
不要認為變數會伴隨你的生命終結而終結
誰說變數的餘毒不會駐留你的家人、朋友和社會
誰說變數的物理勢能不會以資訊方式編碼你的轉世
不要用你的科學思維自我蒙蔽
因為科學未必智慧
我深知科學愚昧
自我自視下
我民族是自埋變數而撤定量的
處處為他人埋雷和自我埋雷
故民族命運和個人命運跌宕起伏
這就是命運
它證據了尚真精神的重要
走正道
積正量
逢凶化吉
國家命運是這樣
民族命運是這樣
企業命運是這樣
個人命運也是這樣

非歌

2017.7.31

七： 《心境》

心境

對幾乎所有人
文說
心境
意念
品行
操守
是自我修養的產物
我說
心境
意念
品行
操守
是社會投影的產物
非知識
非文化
非道德
有什麼樣的社會
就有什麼樣的心理感受和行為回應

人是環境的產物
受制於社會
魚不會喜歡千尺瀑布下麵
人不會喜歡生命臨危地方
本質都嚮往簡單
當然
也有人喜歡混亂
如小指頭說：
混亂不是深淵
混亂是階梯
也有瓦裡斯說：
權力就像牆上的陰影
再渺小的人也能投射出巨大的影子
更有小惡魔說
戴上王冠的狗
再拴起來就難了
當社會被權力人脅迫為《權力的遊戲》
則權力遊戲下的生命
無論心境、操守和認知
就只能隨權利文化的發展一路凋零了
被限制在權力文化指定的生存法則之內

人的知識
是人生存於社會的生存技能
是人的生存所需
當知識的重要性變得越來越突出
表明社會越來越糟
生存越來越難
需要借助更多的知識才能存活下來
反之
社會越好
所需的知識會越少
知識是社會的好壞指標
少代表好
多代表壞
越少越好
越多越差

人是環境的產物
受制於知識
知識不是智慧
是力量
力量出自技術
協力競爭
加劇動盪
故社會總是角力而暴力特徵的
總有戰爭
傷害
剝削
壓迫
社會以此偏向力量一方
權力
財力
武力
國力
體力
智力
有力則勝
無力則忘
哪有什麼正義和正當
文化以各類競爭為表像
經濟競賽
軍事競賽
政治競賽
國家競賽
民族競賽

體育競賽
集體競賽
個體競賽
等等
本質是力文化
社會是有力就有理
力大於理
理由法定
法在力方
人類走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不歸路上
當知識的方向是尚力
人類尚武
不尚善良
人類由此變得邪惡
質變為腐壞、墮落、滅亡
但
知識的本質是尚真
非尚力
當知識能夠尚真
則真產生善
善產生美
三位一體
滅一切惡
人類大同

人是環境的產物
受制於制度
制度是社會方式設計
產生相應社會方向
非平面
只梯狀
制於治
治於法
法於理
理於力
制度在力量一方
謊言的能力也是力量
並且強大
有政治謊言
經濟謊言
文化謊言
知識謊言
道德謊言
誰受益

誰撒謊
另
制度是制度建設
度於量
量於變
變於幻
幻景美麗
引人嚮往
這就是制度
以此構成社會
然而
社會不是有了法律、道德、軍警和監獄就可
是社會如同大廈
不能有絲毫傾斜
當社會大廈存在有絲毫的傾斜度
則法律、道德、軍警和監獄作為社會制度的維護
就成為對社會大廈傾斜度的維護
當社會大廈達到傾斜度支撐的最大高度
社會大廈必倒
這是物理學必然
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於此要求
什麼政治是平面政治？
於此推論
所有政治都必然腐敗
所有社會都必然倒塌
所以人心都必然失望
拿什麼愛你
社會
拿什麼信你
國王
你呈現給人的
總是不確定
總是恐慌
焦慮
迷茫

人是環境的產物
受制于文化
文化是“場”
場是閉合
閉合為洞
洞中人是只能感知洞內環境而不能感知洞外的
並以洞中感受做出洞內反應

所有行為
都是對洞內環境的符合
是回應
好文化產生好社會
好社會產生好環境
好環境產生好心境
好心境產生好響應
反之
壞文化產生壞社會
壞社會產生壞環境
壞環境產生壞心境
壞心境產生壞響應
形式對等
性質是社會的問題在社會
不在人
把社會問題推卸給人
尤其推卸給民眾
用《權力的遊戲》中的臺詞講
是國王吃席
首相拉屎
用汽車比喻
是汽車的方向不是方向盤控制的
是輪胎控制
因為的的確確是輪胎在走
於此
如同每輛汽車都有方向盤
每個社會都有駕駛
或領主
或政治
或文化
領主、政治、文化是主動
民眾是被動
從屬主動
固所有被動者出現的行為問題
根源都在主動
因此
把社會問題推卸給民眾
等於把汽車方向歸為輪胎
等什麼時候的輪胎可以真正取代方向盤了
教育輪胎才有意義
對等的意義是教育人民才有意義
所以
教育民眾是一個笑話

是鬧劇
是蠢行
行為影響中
起基礎作用的是文化
文化創造環境
環境創造人
不是教育
有什麼樣的文化
就有什麼樣的社會環境
有什麼樣的環境
就有什麼樣的心境
有什麼樣的心境
就有什麼樣的行為回應
教育不能改變人的社會印象
更不能改變人的社會行為
反推高社會的虛假和虛偽
如要改變
只能“洗腦”
如果這就叫“教育”
我無話可講
對於教育
我不可能興趣
只興趣於環境
好環境
生好民
壞環境
生壞民
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說：
教育人民
有三件東西是必要的
第一學校
第二學校
第三還是學校
巴爾紮克在《人間喜劇·序》中說：
教育是民族最偉大的生活原則
是一切社會裡把惡的數量減少
把善的數量增加的唯一手段
他們真以為教師是人類靈魂工程師
無論是托爾斯泰還是巴爾紮克等人
都源於認知錯誤和思維混亂
有推卸責任和貶低人民與抬高自己之嫌
在我看來
社會最應當教育的教育對象
是王權

是社會精英
人民不需要教育
只需要環境培養
這就是環境、心境和行為的關係
教育問題上
社會與其給人民予教育
不如給人民予環境

非歌

2017.7.26

八：《求真》

求真

求真
是求真意志的表現
西方民族求真
中國民族求存
如果要談中西文化的差異
這就是差異
這個差異導致所有差異
導致文化不同
命運不同
差別上
西方文化是求真文化
中國文化是求存文化
求真文化產生哲學
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
邏輯是一切學科的基礎
生髮出西方文化的基本特點和人文風貌
政治受求真文化限制
也不敢太過造次
肆意妄為
如遇災難
求真文化會變成船

搭載西方民族渡過危險
與西方文化不同
中國文化是求存文化
產生於求存意志
無論國家和個人
都以求存為中心
極易形成遇強則弱和遇弱則強的性格
是求存使然罷了
像變色龍
在有自我原則的同時
也極易放棄原則
在有自我主張的同時
也極易放棄主張
一切取決於對象的力量大小和官階
權力崇拜和金錢崇拜是特點
於此
中國以及中國人的命運特點是：
喪失求真的求存
只能是求死
求危險
求陷阱
求恥辱
求壓迫
求剝削
求被動
求挨打
求混亂
求變態
求虛偽
求生存艱難
求民不聊生
香港臺灣並海外華人
受文化一脈牽制
總有東西文化鴻溝
擺脫不了文化制約
故香港百年過去
始終培養不出求真
只走了一條生命的浮華
生活的浮誇
社會功能單一
文化水準低下
如遇金融塌陷
重新回歸魚村

嚴格地講
中國
是產生和養育不了真知的
因民不求真
反把“較真”當貶義
只求存知識在國家民族發揚光大
受大眾追捧
我們民族
這片土地
即便偶然產生真知
真知也會被民族視為賤品
成為另類
彷彿不見
如狗見青草
沒有食欲
最不該的處境
是知識階層和文化階層軟拒
如拳頭打在棉花
不反駁
不回擊
讓你消聲滅跡
彷彿真知從沒在世界出現過
悲哀地說
真知即便在中國偶然產生
也只能向西方去
如麻雀歸位麻雀
鳳凰歸位鳳凰

嚴格地講
西方
是培育和產生不了真知的
原因是人類的社會化生活是錯誤
因為
社會
在本質上
是人與人的生命“互根”
體現的是人與人的關係
用法律和道德做成繩索
軍警脅迫
暴力捆綁
你見過森林中的樹木是相互互根嗎？
森林中的樹木都是根向大地的
是縱向
非橫向

意味人與人的相互互根是錯誤
是幻象
是荒繆
是愚蠢
是流氓
是文化失根
文化失根是生命失根
導致人類滅亡
所以人類矛盾
所以人類互敵
如同理髮師剪下的頭髮在不能縱向統一於人的頭皮後
只能橫向互敵
相同於頭髮和頭皮
人在不能縱向統一於自然世界後
就只能是橫向的人類矛盾和戰爭
這些對立來自文化方向錯誤
應改橫向文化為縱向文化
橫向文化下
西方一切以橫向文化為展開的認識活動
全部錯誤
知識錯誤
文化錯誤
觀念錯誤
行為錯誤
不可能正確
不可能真知
在我看來
人類的現代知識是一本糊塗賬
越理越亂
越亂越理
反推高學術價值
危害後代
什麼法律？
什麼制度？
什麼道德？
什麼文化？
我早把這些觀念仍垃圾了
迂腐透頂
醜陋不堪
社會是路
如果路是直的
跛子也能走出直行
如果路是彎的
正人也會走出斜線

社會自己的問題
是社會的
把懲罰問題的扳子都打在走路人身上
在我看來
是無恥
這樣的社會
對人類無益
不要也罷
應全部廢止
對社會
當人們思考如何當個好孩子時
人們很少思考社會是否是壞孩子
什麼才是人類的出路？
什麼時候才有光明？
不要說這些思考和與你無關

非歌

2017.6.30

九： 《秘訣》

秘訣

時常
有人向我討教入睡的秘訣
我說
快速入睡的秘訣是幻想不著邊際的事
越荒誕越好
越想著不著邊際的事
人越容易入睡
比如你看見豬在天上飛
越飛越遠
身影越來越小
輪廓越來越模糊
進入仙境
你就這樣睡著了
切記
不能實際

人越想著現實問題
人越清醒
實際上
社會就是這樣安睡的
我們民族更是昏睡
民族從來就有偉大夢想
常常夢遊仙境

非歌

2017.7.8

十：《語言》

語言

每句話
每種文字
都有語言所指的特定內容
語言並不必須有字
也並不必須有音
鳥有鳥語
花有花語
人有人語
脈有脈語
社會有社會語言
述說對象

人聽脈搏的語言用手指
人聽社會的語言用哲學
脈搏的語言是以脈搏跳動講述五臟六腑和氣血
社會的語言是以社會現象供述社會狀況和關係
我達到哲學初級段位
能聽懂一句社會語言
即
王健林和馬雲現象

是社會患病表現
顯示社會傳輸財富的管道破裂
財富快速彙集裂口
像惡性腫瘤
吞噬社會健康
我們知道
一個人的財富
應是一個人的勞動所得
即百萬財富
須百年積累
於此
如果財富規律中的時間規律被打破
則財富法則失效
只能來自侵佔
現像是財富積累的所需時間越短
被侵佔的人越多
管道破裂的孔徑越大
社會離奔潰或死亡
已經不遠
社會是一片待灌溉的整塊田園
如果水管破裂而致使水流改變
則多水的地點成水塘
無水的地點成乾旱
這種田園能夠高產
瘋子才信
這種國家能夠健康
專家才信

且慢
不要把“仇富”的槍口對我
我不吃這一套
這個世界
還沒有什麼人
什麼事
是值得我羨慕
和值得我嫉妒的
我只關注現象
事理
如果你費解這個事理
我就在你社區前把本應流入你社區的水
引向它處
如果你致死都認為正確
我視你為神人
敬你為祖宗

且慢
不要跟我講富人們的施善
因為真正的施善是不剝奪
而不是剝奪之後再施予
在我看來
財富者的施善不是施善
是借施善冒充上帝
大惡

且慢
不要更我講勤奮
你是勤奮工作？
還是勤奮剝奪？
請不要混淆概念

且慢
不要跟我講“合法”
合法是以合理為基礎的
如果合法不合理
則法則非法

且慢
不要跟我講經濟學
在我看來
中國無一人懂經濟學
只懂經濟
因為經濟學是民族層面的東西
而經濟是個體
民族層面上
中國之所以無一人懂經濟學
是無一人在既能懂得系統重要性的同時
也能懂平衡
也能懂協同
也能懂全體
也能懂情懷
也能懂高度
也能懂簡潔
也能懂人與自然的關係
全部要件的集合是無一人懂經濟物理和社會物理
都大話西遊式的亂談經濟
演了巧舌
露了痞性

誓死剝削
壯心不已

且慢
不要跟我講發明、創造和創新
人類到今天的所有知識和技術
難道還不夠人類應用？
早已超過要求
人類的生存行為是爬山
是正弦波
物質世界的生滅法則是正弦波
表明任何事物都有發展的物理極限
超越極限
則任何事物的發展就走向反面
因此
上山下山是客觀規律
誰也違背不了
當人類爬上生存的山峰
一切再超越人類生存要求的行為
就已是破壞生存了
性質是反生存
反人類
是下山
難道希望用發明把人類徹底並快速打入地獄
所以
不要吹噓你的發明創造和創新
不過是斂財手段罷了
在我看來
科學的偉大成就並不是發現、發明和創造
是使人類快速走到生命盡頭
以認識科學的局限
和人類的愚昧

且慢
不要跟我講金融
金融是經濟的開塞露
只有當經濟拉不出屎來
開塞露才有價值
當開塞露滿天飛
表示經濟已病
等待收屍

且慢
不要跟我談房地產經濟
房地產不是經濟

只是經濟中的一環
當一環壓倒全環
房地產毀滅經濟

且慢
不要跟我講馬雲
馬雲不是經濟
只是經濟中的一環
當馬雲破壞全環
馬雲破壞經濟

且慢
不要跟我講炒房
炒房不是炒房
是搶劫
仲介不過是妓院
拉進嫖客
出賣良心
我知道搶劫 2000 元是一個量刑等級
一次搶劫他人幾萬甚至幾十萬
如何量刑？
是否槍斃？

且慢
不要跟我講虛擬經濟
百度
“虛擬”
是不符合或不一定符合事實
憑想像編造
言外之意虛擬是對立於客觀
這裏
我們已大致看懂虛擬經濟的真容
是流竄作案的大盜
亂臣賊子
且不要言虛擬經濟是搶劫
它在透支一群人的消費同時
也壓縮這群人對其他行業的正常消費
如果一個行業綁架消費者 20 年
則這個行業就壓縮其他行業 20 年
當今的壓縮者是房地產和銀行
導致國家經濟艱難
這難道是經濟學家口若懸河的經濟？

最後

且慢
不要跟我講我是想混入思想界的男版鳳姐
鳳姐的世界你不懂
懂鳳姐世界
要智商
懂我的世界
要智慧
差別上：
鳳姐是反諷
我是正諷
鳳姐一本正經
正話反說
我是假正經
正話正說
都需要膽量

非歌

2017.7.5

十一：《人》

人

人是觀念的奴隸
不是他人的奴隸
不是社會的奴隸
觀念之外
無社會
無他人
自己蹉跎自己
甚至奴役自己
有怎樣的觀念
就有怎樣的人生

人是觀念的奴隸

意識是掌上繭
鈍化人對世界的觸摸和社會認知
包括生命
越依重經驗
繭層越厚
認識越微
無論用什麼語言
都很難刺激你
以給你一個類似恐高者的臨高感受
實現用新知覆蓋舊知
你就這樣走入深淵
視死如歸

人是觀念的奴隸
意識是人生的跑馬場
身體是跑馬場中的馬
意識指揮下
馬被意識策動
有怎樣的意識
就有怎樣天地
小格局
小天地
大格局
大天地
意識與意識之間很難溝通
如泥鰍在土
魚在水
鷹在天
分層而活
分層意識
雖都在社會天地之間
但彼此阻隔
似千山萬水
當用你大格局看小格局時
你能獲得格局感受
當你用小格局看大格局時
感受立失
關鍵是誰是最大？

人是觀念的奴隸
意識是守門人
看守人的人生
當意識對意識的對錯無懷疑
則意識停滯

人生停滯
生命是馬
跑在意識的跑馬場
人將之視為生命奔放
謳歌
讚頌
嘉獎

政治是慷慨的
無償贈送人觀念
或有償
它把贈送觀念稱教育
贈你“S”
你的世界就是彎曲的
生命彎曲
贈你“L”
你的世界就是曲折的
生命曲折
贈你“O”
你的世界就從起點回到原點
生命等於零
我的意識是佛言
佛理
佛見
佛知
在社會之外
與大眾無法溝通
社會之內
S 和 L 無法溝通
L 和 O 無法溝通
相互排斥
彼此不通
各認為自是真理
的確
S 對於 S 人是真的
L 對於 L 人是真的
O 對於 O 人是真的
都是真
是對
也是錯
其實
人是觀念的產物
觀念由社會派發
像油污滴落水面

產生一人一觀念
一念一生命
我為這樣的人生感到惋惜
惋惜人是社會的指令
是代碼
並且這個程式員的水準可能很低
可能隨意
可能邪惡
但你卻信以為真
某種程度上
你沒在世界存在過
因為你不是你
你是社會擺弄的木偶
是權力抽打的木陀螺

經濟是慷慨的
贈人剝削
你不能剝削他人
就被他人剝削
被剝削的你或許感到痛苦
但痛苦慣了
就不痛苦了
達爾文說“物競天擇”
哦
原來生命就是這樣
慢慢等吧
等待生命終結

文化是慷慨的
贈人道德
你不能道德他人
就被他人道德
道德是一種約束
約束行為
你被約束了
我就方便了
方便什麼？
便我打劫
社會因此階級
貧富分化
但
人人見過社會道德
但誰見過道德社會？
誰最不遵守道德？

揭秘
道德人

科學是慷慨的
贈人知識
授人智慧
但智慧的科學帶領人類走向毀滅
於此
如果科學是智慧的
則科學是魔鬼
因為魔鬼的智目
是毀滅人類
如果科學不是魔鬼
則科學就是愚昧
因為愚昧的後果是終結人類
那麼
科學究竟是智慧還是愚昧？
大眾都異口同聲
智慧
其實
要證明科學愚昧很簡單
世界不給我半小時
如世界給我半小時
科學的愚昧立現
科學大廈立倒
一秒都不會多用
世界範圍內
科學界
誰願意反擊我的輕蔑？
條件：
在大眾媒體
面向社會

大多的人
多否定生命價值
而否定生命價值的人
是成年人
未成年人
沒有這個想法
原因在於
成年人
是喪失自己的人
因喪失自己
固沒有價值

因沒有價值
固沒有意義
未成年人
是未喪失自己的人
因沒有喪失自己
故沒有喪失價值
他為自己而活
所以快樂
所以幸福
所以價值
所以意義

大多的人
從來否定生命意義
我理解這個否定
也知道否定的原因
原因是
人是社會的代碼
是他人的程式
被社會
被政治
被制度
被文化
被道德綁架
給你輸入特定程式
按指令運行
嗚呼
你的身體被社會佔用
像木馬病毒入侵電腦
被程式輸出的特定指令羈押
怎樣才能得救
佛說
清空意識
回歸自我
格式化你的知識
系統重裝

非歌

2017.6.30

十二：《人類當代》

人類當代

人類的當代
是最荒誕腐壞的時候
所有政治
都走向墮落
所有經濟
都走向破壞
所有文化
都走向扭曲
所有知識
都走向錯誤
所有行為
都走向失控
所有高貴
都走向下賤
所有精神
都走向懸崖
所有社會
都走向偽建
所有道德
都走向偽道
所有法律
都走向偽善
所有力量
都走向邪惡
所有富貴
都走向貪婪
所有大眾
都走向困苦
所有空間
都走向壓滅
所有呼吸
都走向困難
所有自由
都走向奴役
所有思想
都走向癱瘓

所有希望
都走向破滅
所有生命
都走向迷茫
所有臨晨
都走向焦慮
所有夜晚
都走向不安
所有金錢
都紙醉金迷
所有追求
都權望崇拜
我癱坐在絕望的岩石上繼續觀看
所有冰山
都走向融化
所有森林
都走向縮減
所有河流
都走向污染
所有海洋
都走向破壞
所以天空
都走向霧霾
所有大地
都走向塌陷
所有濕地
都走向消失
所有天氣
都走向極端
所以洪水
都走向肆虐
所有動物
都走向悲哀
所有田園
都走向減產
貪婪是一艘驅逐艦
把生靈和民眾驅趕
釋放邪惡
把善良驅逐
留下人的相互踐踏
智者說
愛孩子的唯一方法
是不讓孩子降臨
以免遭末日苦難

非歌

2017.6.29

十三： 《悲慘世界》

悲慘世界

沒見過光明
不能真正懂得黑暗
把燭光
當作黑的比較
因此
黑也就不那麼黑了
僅一點點
我憤然在見過太陽後的焦慮
什麼時候
才有黑夜漸散的偉大黎明？

歌聲
從不停歇
魔鬼的歌聲唱在黑夜
人類的歌聲憧憬黎明
世界並不因贊詞而的確美好
關鍵是誰在唱？

閃電
雖能夠劃破長空
但無法切分天地
吶喊
雖能夠引起犬吠
但無法喚醒酣睡
不在沉睡中醒來
就在沉睡中死去
莎士比亞說：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

現在
我懷疑破曉真能夠到來？
因為世界的光
是以蒙昧為關閉
它關閉陽光和溫暖
封凍智慧
把社會和自己
留在永無黎明的夜
用燭光照亮你我
燭光以外
依舊是讓人恐懼的黑
人變成趨光動物
政治高舉火把說
光在我這裏
於是
大眾都飛蛾撲火

沒見過天堂的人
不能真正知曉地獄
地獄中人
往把地獄相對於地獄叫天堂
故社會地位重要
居他人頭上
以為是生命真諦
形成世界不忍直視的相互踐踏
是悲慘世界原因
豈知
天堂在地獄的反方向上
如果人類知識向左
則天堂向右
如果人類知識向右
則天堂向左
總之
天堂不與地獄為伍
傻子說
天堂是人死後才能去到的地方
我說
你有智商
但無智慧

世界上
最容易走入絕境的人
是女人

在被斷絕所有路下
男人可以成為強盜
女人唯能成為妓女
然而
強盜的事業頂峰是成就王位
被人跪拜
讚美
妓女的事業頂峰是生命消失
被人詛咒
踐踏
同是生命“失格”
但唯男人能夠將下賤染色成高貴
並高貴光鮮得讓世界眩目
彷彿是阿波羅神
來世界傳播光明
這是一個用力量劃分等級並由最高等級制定規則的世界
世界在規劃中
像人走入戲院階梯而各自走入社會等級
肅靜
生命樂章響起
虎進虎園
虎管虎
羊進羊圈
羊管羊
虎吃羊肉羊吃草
貢獻生命是道德
國王忙於巡遊
將軍忙於養羊
學者忙於建制
大眾忙於接受嘉獎
這是多麼祥和的世界
春和景明
世界華章
不容破壞
但實質是悲慘世界
黑暗無比
標注世界文化是暴力性等級文化
按力量遞減遞次欺壓
大國欺壓小國
小國欺壓小國
強者欺壓弱者
弱者欺壓弱者
富人欺壓窮人
窮人欺壓窮人

男人欺壓女人
女人欺壓女人
弱之所以欺弱
是為發洩壓抑
暗示自己強大
掩蓋自己軟弱
意淫自己堅剛
如《悲慘世界》中述
像橄欖球運動
被壓在最下的人
要承受全部上面人的層層重量
並越向上越輕
故人喜上厭下
形成攀爬動力
目的是當別人在地獄時
我自在天堂
但可惡的是
最上面的人說
我們在追求平等
最下麵的人
即便喘不上氣來
也信以為真
相信明天會好
關鍵是
你有明天嗎？
荒唐、愚昧、可笑、可悲
民族暴力
國家暴力
制度暴力
法律暴力
知識暴力
文化暴力
經濟暴力
構成社會階梯狀剝削和綁架
但所有暴力的天然合法性何在？
能否經得住我哲學的半小時拷問？
道德依據的是什麼？
難道僅是倫理？
甚至倫常？！

何為政治？
政治是
跟我走
有肉吃

不跟我走
挨大棒
以此作為恐嚇
經濟深諳個中力量
順我者昌
逆我者亡
不順我就斷口糧
卡住大眾喉嚨
讓人窒息恐慌
仿佛世界是由他們創造
他們是上帝
上帝給人空氣
要求感恩
他們是魔鬼
魔鬼讓人懼怕
要求跪拜
大眾從此唯唯諾諾
任由剝削
並同時助紂為虐
為虎作倀
造就無上帝王
這是十分奇怪的生物現象
少能制多
一人是王
用什麼詮釋金字塔現象
愚昧
帝王術：
采木作柄
伐木倉倉

大眾總是淺薄的
知識淺薄
罪惡也同樣淺薄
饑促偷盜
欲促奪搶
女娼男盜
襯托了高貴者的高貴
給高貴者的法律大棒予口實
於是大眾覺醒
社會需要法律
人民需要教育
繼而
人民納稅
人民買槍

人民顫抖

高貴者總是高深的
知識高深
罪惡也同樣高深
不顯山露水
但排山倒海
把人類推向極惡
譜成歷史
得學者頌揚
提問
是英雄創造歷史？
還是人民創造歷史？
英雄認為是英雄
人民認為是人民
歷史不假
但都是罪惡

弱者不是用來同情的
應壓制強者
強者不強
弱者自然不弱
貧窮不是用來慈善的
應打擊財富
富者不富
貧富自然均等
社會財富是一個恒量
多占必造成少有
這是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算術
用屁股都能想明白
因此
世界沒有創造財富一說
只有剝奪財富一舉
不剝奪當代人
就剝奪未來人
誰給的權利？
什麼叫勤奮？
是勤奮工作？
還是勤奮剝奪？
用財富證明你是上帝選民
是對上帝的侮辱
如果上帝這樣做
上帝都會下地獄

人的最深痛苦
不是失去親人
是對世界撕心裂肺的絕望
我祈願每個人走入絕望
也祈願每個人遠離絕望
這是矛盾心態
愛與恨交織
很難忘記芳汀於彌留之際的看冉·阿讓眼神
眼睛中飽含淚水
淚水中飽含絕望
絕望中滿含痛苦
像孤兒
乞求任何微不足道的憐憫
撒手人寰之際
我為芳汀高興
因為離開悲慘世界
就是進入天堂

尚未理解《悲慘世界》之前
我未理解宗教的崇高和偉大
更未理解上帝存在
反復琢磨上帝樣子？
祂存在於何處？
最終
冉·阿讓
讓我懂得了
上帝是人格和神格不同
神格超越人格
是人格無法企及
有高山仰止高度
高於所有政治
高於所有教化
高於所有施善
高於一切音樂
高於一切語音
無可表達
人的一切高貴在他面前都相形見拙
醜陋不堪
毫無自吹自擂的必要
都洗洗睡吧！

鳥
借助天空
船

借助海洋
車
借助陸地
世界借助平等
不借助制度
不借助法律
不借助政治
不借助道德
不借助獨裁
不借助學者
如此
天下自得太平
民眾自得安康
哪需政治操心
你們太高估自己了
以知識偏狹和人格無法擔保的私欲
制度是偏斜的
法律是偏斜的
道德是偏斜的
學者是偏斜的
當社會大廈存在著必然的偏斜度
法律和道德作為是社會制度的維護
定必然成為是對社會大廈傾斜度的維護
當社會大廈達到傾斜度支撐的最高高度
社會大廈必倒
規律是：
越法律
越死亡
越加快發展
越加速毀滅
這是物理學必然
初中生都會
哪需社會學家殫精竭慮地研究？
不過是自我娛樂罷了
所以
我們看到
在喪失平等下
故《悲慘世界》的社會之船是傾斜的
是因為不平
所以傾斜
如鷹喪失天空
如船喪失海水
如車喪失陸地
在喪失平等下

悲慘世界的社會之船是喪失托舉而只能被拖拽著前行
它拖出壓迫
拖出剝削
拖出仇恨
拖爛社會之船
拖出革命
你可以強迫冉·阿讓去肩扛你已經斷裂落地的社會旗幟
但保不住冉·阿讓會將旗杆再狠狠落下
加劇旗幟厭惡
加劇社會分裂
加劇人間慘劇
好黑暗的世界

世界
很難產生真正的正直
因為
真正的正直是以“正知”為基礎
不偏袒
處世界問題根源
不現象
既不現象
所以
正直的真善也就不借助現象端施善而無從顯現了
顯得不善
然
基礎於正直的不善是大善
如老子所言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那天地不仁
是天地大仁、大慈、大悲、大懷之舉
造就天地間萬物蒼生
出自平等
無仁義禮智信的糾纏與喧囂
平靜
但不平凡
世間的仁義禮智信以及善惡標準等等
誰能達到行為要求的必須正直？
既不正直
所以
世界那憑藉仁義禮智通道德以及法律的一切善行
就失去正直了
既失去正直
就失去正當
既失去正當
就失去正確

既失去正確
就失去善良
既失去善良
就走向邪惡
故世界演繹罪惡
故世界充滿痛苦
故世界悲慘世界
《悲慘世界》中
我不悲痛冉·阿讓出獄後的生命艱辛
畢竟他是男的
大不了把自己的小偷身份升級為強盜
我悲痛大眾甚至孩童對·阿讓憑藉“正確觀念”行使錯誤
使世界堅守黑暗和沉淪
直到把世界和自己都拖入死亡
把好人逼成壞人
把壞人逼成更壞
成為政治幫兇
於此
非正直觀念下
人人都是暴君
人人都是罪犯
人人都是受害者
人人都是加害者
在民眾不值得上帝憐憫的同時
社會精英的悲慘未來亦同樣不會得到上帝憐憫
都恪守錯誤觀念
堅守黑暗制度
魔鬼在笑
世界在哭
哭聲笑聲
笑聲哭聲
此起彼伏
言“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上帝僅僅一個小睡
世界已墮落無光
真有《聖經》中言
人人有罪

悲慘世界
沒有任何值得頌楊的
世界
追逐對抗
社會
追逐分裂

政治
追逐腐敗
經濟
追逐崩潰
文化
追逐墮落
制度
追逐失望
法律
追逐傾斜
道德
追逐虛偽
不是演員
甚似演員
政客
忙於打牌
學者
忙於服務
民眾
忙於觀戰
小孩
忙於學習
朝鮮拿出三張 K 說我炸
美國捧出三張 A 說我管
俄羅斯摔出三張 2 說我 2
你出炸彈
我出氫彈
好不熱鬧
“ISIS”不甘寂寞
用機槍突突
掀翻世界牌局
惹得世界精英好不心煩
視為痞子
不為正統
激眾人憤怒喊打
想想
這世界還有什麼值得頌揚？
唯剩下愛情
但愛情已墮落為性

世界
需要正能量
但
什麼是正能量？

汽車失控駛向人群
是正能量支持還是負能量支持？
請物理學作解釋
社會失控時需要正能量還是負能量
請社會學作解釋
什麼是正？
人類該走向何方？

沒見過光明
不能真正懂得太陽
那自由之光和生命之光
本是來自自然而不來自人類的
性質是發端太陽而不發端火炬
什麼時候？
人類不再崇拜火炬了
人類就能得到拯救了
應將火炬埋葬而崇拜太陽
因為追逐自然
才是追逐陽光

非歌

2017 年 6 月 14 號

十四：《唯心與唯物》

唯物與唯心

唯物與唯心
凡唯者
無論唯物
還是唯心
沾“唯”必錯
因為
就客觀世界而言
世界的存在
是存在於人的感官之外
即存在於人體外
獨立於人

與人的存在與否或承認與不承認無關
而人的世界
受感官牽制
與感官對等
與感官相關
感官擴
則世界擴
感官減
則世界減
如影隨形
魔性萬端
不獨立於人
因此與人有關
是人的世界
不是獨立於人的那個世界
前者獨立於人
後者不獨立於人
顯然
人中了魔術圈套而有兩個世界
一個在人內
一個在人外
一個是顯
一個是隱
一個是影
一個是實
一個能感知
一個不能感知
一個是感知世界
一個是客觀世界
如同注視火焰而忘記燃木
人不能把感知世界當客觀世界
故不能唯
入唯
則思想癱瘓
於此
就人能感知的感知世界而言
人的感知世界定不是客觀世界而僅是人的世界
人的世界是主觀世界
非客觀世界
無論哲學和科學
研究主觀世界
只能得到主觀答案
離客觀甚遠

感官
是功能感官
用此感知世界
猶如湯中漏勺
人憑藉此勺在客觀世界中撈啊撈
或曰感知
或曰實證
是感官五官
漏勺五孔
孔目不等
用五官之漏在湯中打撈
勺中皆肉
堅持經驗
堅持漏勺
堅持感官
把肉湯指為唯肉
忘記湯
更否定湯
成為唯物
唯心站在唯物反面
否定肉
說肉是有勺才有肉而虛幻不實
肉依賴勺而生
無勺則無肉
勺失則肉消
其實
肉是肉湯中來
肉湯是肉與水結合
被人為分離成兩個世界
唯肉是錯
否定肉也是錯
類推
唯物是錯
唯心也是錯
於此
哲學錯了
科學還能走出多遠？

非歌

2017.6.28

十五：《人的第一天》

人的第一天

人的第一天
是降生
降生意味著
上帝降於你的
不僅是你的身體
並同時降於你的
是一個關於“生”的指令
否則
不能稱為降生
這即降生的全部含義
表明
從第一天開始
生
將成為你的主題
你的生命將圍繞生而展開
這是你的任務
不能違背
否則
就違背上帝
因此
生
是你的最高權利
這個世界
除了上帝
沒有人可以拿走
任何政治
任何權利
任何戰爭
任何社會
任何名義
都不行
不行
不僅不行
還起念即罪
此外
自己也要履行職責

履行
是對上帝的最高讚美

生
是上帝降予你的任務
是使命
是權力
將和世界所有生命一道
裝點世界花園
世界因此而繽紛
姑娘要美麗
小夥要健壯
兒童要天真
老人要慈祥
該走的一天
上帝會通知你
不要著急

人
既被降生
則使命於生
既然使命於生
則人的生命就是生而平等
人人平等
否則
就違背生
因為不平等即是壓迫
而壓迫就是抵制生
抵制生就是抵制降生
誰抵制降生？
撒旦

生
基於平等
並派生自由
因此
平等自由
是人類主題
凡剝奪他人自由者
即違反平等
凡違反平等者
即反對降生
反對降生就是抵制降生
誰抵制降生

撒旦

所謂平等
即
人認為他人應當怎樣對待我
我就應當怎樣對待他人
如果希望得到友善
就對他人友善
如果希望得到安全
就對他人安全
不剝削
不壓迫
不爭奪
尊重他人生命
代表懂得生命
而懂得生命
源於愛戴自我生命
凡不愛戴自我者
皆不愛戴他人
凡愛戴他人者
皆愛戴自我
生活並不複雜
是人將生活推向複雜
如果生活施加於人的學習內容越來越多
則表明世界趨壞
在走向危險
走向墮落
輸出危害
因輸出危害
才有越來越多的知識和技巧需要學習
否則不足以保障生命
表明世界方向是走向錯誤
走向危險
反之
如果生活要求人的學習內容越來越少
則表面世界在走向善良
走向安全
教師是世界的好壞指標
師少
則世界好
師多
則世界亂
越真知善良的世界
教師越少

越假知危險的世界
教師越多
相應的學校和學校種類越多
因加重爭奪
更加重危險
因加重危險
更加重爭奪
無限提升教師價值
顯示社會脫離質樸
人類的生活
本應純粹
沒有龐雜
簡簡單單
快快樂樂

所謂自由
即
世界的物質形式是多樣的
生命因此而多樣
沒有什麼生命形式是標準生命形式
只有符合生命環境的生命形式是最好生命形式
也要複合自己偏好
所以生命自由
生命自由
是世界燦爛多彩的前提

世界並不複雜
生命也並不複雜
當每天太陽升起
人作
當每天太陽下降
人息
人一日不勞
人一日不食
如同鳥兒每天覓食
是自然規律
沒有生命可以逃離
人永遠退休時
即永遠安息時
盡自己所能
管理自己
上帝降生於我
生命就是我的
我的生命我管理

無須別人插手
更不被社會奴役
自己管理自己
家庭管理家庭
社會看似鬆散
實質和諧安定

非歌

2017.7.2

十六：《成熟》

成熟

自然界一切事物的成熟
都是自然的
人同樣不能例外

人的成熟
是人的瓜熟蒂落
不是經驗導引
更非知識催紅
一生中
人的瓜熟蒂落有兩次
一次生於自然
一次回歸自然
生於自然是生命之聲響起
連同身體降落
響生命的第一聲啼哭
如同人從濃霧中走出
是有生於無
回歸自然是生命之幕落下
生命氣息停止
人向濃霧中走去
消失于自然
有回歸於無
莎士比亞調侃說：
萬事為無忙

如同海浪起伏
萬物生成之後又消失
有來自於空
也回歸於空
包括人的生命
當生命音符被生命熨斗燙成直線
生命現象消失
生命就此平靜
沒有高低
沒有起伏
故而
平靜才是生命方向
是成熟標誌
非海浪拍擊海岸
非欲望敲門名利
是大靜
大智慧
大動
大愚蠢
一切外象
不在內心起波瀾
內景大世界
外景小世界
一門封禁
超然物外

生命一旦背離藝術
生命就此失去意義
藝術的舞臺是空間
無空間不能展現
像鳥兒依賴天空
人一旦被壓縮在某種形式中
人就是這某種形式中的困獸
喪失空間
喪失藝術
喪失美感
喪失意義
打住
喪失生命藝術的生命
不要跟我談價值
尤其社會價值
無個體價值的所有價值都不是價值
是愚蠢

是垃圾
因為喪失自我
日本當代流行的極簡主義藝術
其流行的並不是極簡
是空間
是藝術化的寂靜之夜方能聽一切細微之聲
察一切細微之動
用空去感知有
多就是少
少就是多
越多越少
越少越多
禪空

第一次感到哲學之美
是高中畢業那年
同班一匪性十足的同學在放學路上對我說
眼睛一閉
世界就沒有懸崖
他讓我試試
瞬間
我感到哲學的美
是無與倫比
太迷幻
五光十色
直到今天
它的色彩依然是通透玄幻迷離
是我戴在手上的手鐲
價值遠勝全部翡翠
再後來
他母親將他安排去了精神病院工作
這是他母親對他的莎士比亞式調侃
如果不是大智慧
必定是大愚蠢
幾十年過去
不知同學的哲學
是否助他像《肖申克的救贖》中的安迪那樣
翻越了精神病院的高牆
從此高飛
希望他一如既往的搗蛋
剛踏入社會那年
一次他來看我
他對我說
人嗎啡之後

老太婆也是美女
他玩笑說
是否想找個精神病人嘗試講理和嘗試拳頭
以理解權力和權威的關係
我那時頓感
人的善惡
只在剎那之間
可同時為善
同時為惡
現在
我即便睜開眼睛也沒有懸崖
因為我原地不動
我知道主觀和客觀的分界線
我生活在我的世界中
寂靜
喜樂

成熟是一個終點
標誌人的離去
但絕大多數的人
致死不熟
像青澀果子
落了萬山遍地
生命最後
即便抓不住生命氣息
也不忘抓住金錢
權力
地位
世界上最醜的畫面
莫過於一雙雙即將撒手人寰的手在搶購黃金
仿佛這才是生命品質
顧城說：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我說：
上帝給人的是人腦
但人幹的卻是豬行

果實的最不成熟期是花
花朵是果的前奏
花為美
輕年人的不成熟是花
不成熟是美
成熟是醜

老年人的不成熟是果
不是花
奇醜無比
僵果態
如至死不懂生命真諦
雖有榮華
也妄為人生

一顆成熟的果
是自我飽滿的
這並非說飽滿是基於自我
指飽滿是為了自我
否則
違背自然
一個成熟的人
是自我飽滿的
這並非指飽滿是基於自我
指飽滿是為了自我
否則
違反人性
果的飽滿是果實圓潤
人的飽滿是“已經懂得”
懂得生命重要
懂得生命意義
懂得生命所需
懂得堅守人性
不用物質、名利和世俗的美醜觀念勞役生命
給自己一個永久假期
在我看來
一個人的最好修養
不是尊重別人
是尊重自己
不是為了社會
是為了自己
自重
不受外界牽絆和控制
你玩你的
我玩我的
清空名利
放飛自己
你如果能在選擇王位和選擇睡覺之中擇後者
你成熟了

非歌

2017.7.23

十七：《人生》

人生

人生
是一道加減法算術
50 歲前做加法
50 歲後做減法
加法是添加生活內容
顯得飽滿
激情
減法是簡化生活形式
顯得洗練
沉靜
前者基於無知
是知識在增加
後者基於已知
是知識在濃縮
去偽存真
去表存裏
知識越高級
生活越簡單
知識越低端
生活越豐富
原因是：
低端遊走於現象
所以淺
所以顯
所以多樣
所以豐
高端潛行於內在
所以深
所以隱
所以樸素
所以簡
與知識並行

人 50 歲後
顯者總現
隱者總隱
這
大概就是人生

非歌

2017.6.24

十八：《大眾、天才、瘋子》

大眾、天才、瘋子

天才與瘋子的差別很難界定
但以大眾為參照
一般而言
人說
超越大眾半步是天才
超越大眾一步是瘋子
前者處大眾認識之內
後者處大眾認識之外
故為瘋
所以
這大眾與天才和天才與瘋子之間
都只有半步距離
是 50 公分左右
但如果是十步
百步
百里
甚至以海洋寬度為計
人們又應當予什麼贈號？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
號會不佳
並直接否定
它揭示人與人和人與世界的物理視距
是 50 公分
以大眾為尺度
為中心

貝克萊說
存在即是被感知
則
人的 50 公分以內是存在
50 公分以外是不存在
因此
貝克萊的哲學
是 50 公分哲學
在 50 公分內折騰
在 50 公分中學術
哲學如此
科學也如此
如果人類是一隻鷹
在 50 公分內盤旋
如牛蹄印中的坑裏小魚
悠哉悠哉
仿佛是海
人類將其述為世界
科學在裏面知識
政客在裏面戰爭

非歌

2017.6.25